

試論吉藏大師對三論宗的貢獻

三論宗在中國的傳承，經過鳩摩羅什、僧肇、僧朗、僧詮、法朗，最後一個是吉藏。而「三論的學說，傳到吉藏，便打開了局面，成爲一大宗派。」（呂澂的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第三三頁）所以，吉藏大師才是三論宗的實際創始人，他對發揚和闡述三論宗的學說，有着獨特的見解，爲後人研究三論宗立下了不朽的功績。

一、吉藏大師的歷史及其佛學思想的形成

中國三論宗之元匠爲吉藏大師（孟九一三三），生於陳，創三論宗於隋，卒於唐武德六年，身歷三朝，聲振中原。大師俗姓安，

道元

本是西域安息人。其祖因避仇移居南海，後又遷居金陵而生吉藏。他家歷代信佛，幼年時，因隨父親認識了真諦三藏，真諦爲他取名爲吉藏。後來他父親出家以後，還經常帶他到法朗那裏去聽講《三論》，從小便受到了佛學思想的教育。到七歲時依法朗而出家，學習三論，從此跟三論結下了不解之緣，成爲三論宗的實際創立人。

吉藏自出家以後，一直跟着法朗後面而接受教育。十四歲時從法朗受學《百論》，到了十九歲時就替法朗複講經論，受到了大衆很高的稱譽。但這時正值陳廢隋興之際，江南凌亂，僧尼奔散，寺廟荒廢，社會極爲混亂。吉藏當時和一些弟子前往各寺，收集佛教各種寫本，數量之多，堆滿三間屋子，從而富豐了他的佛學知識。「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，注引宏廣，咸由此焉。」（見

《續高僧傳·吉藏傳》這為以後他建立三論宗打下了理論基礎。

到了隋平定百越之後，吉藏就移往在會稽嘉祥寺裏講學，並開始研究三論。從他受學者多至千人。後因他所住的寺號，人們稱他為「嘉祥大師」。

隋朝時，會稽是會稽郡和越州的治所，天台山也屬於管轄的範圍。所以吉藏常派弟子往返於兩寺之間，溝通信息，互致問候，探討學術。並親自給智顛大師寫了三封信，言辭誠懇，態度謙虛。到開皇十七年八月（智顛臨圓寂前一年）還請智顛到嘉祥寺講《法華經》，由於智顛病重，未能實現。

至隋文帝興佛，南北各家的思想趨向統一。新建了三千七百多所寺廟，僧尼出家人數多達五十餘萬，民間佛經的數目比儒家的書要多好幾倍。在當時文帝未統一之前，南朝佛學偏重義學，北朝佛學偏重禪學。至統一以後，各家思想趨向融合，但這種融合，並非是各種觀點的拼湊，而是對當時流行的各種觀點進行分析批判以後，建立的一派學說。這樣就給三論宗的形成，提供了很好的社會條件。

吉藏創立三論宗是在隋煬帝揚廣的支持下而成的。隋文帝開皇以來，揚廣當時為晉王，在揚州建立了四個道場，吉藏被召入揚州的慧日道場。後來揚廣到京城建立了日嚴寺，並邀請吉藏去當住持。吉藏到達長安後，便開始了創宗的活動。大業年間完成了《三論疏》，並寫了《大乘玄義》、《三論玄義》、《二諦義》等著作，對般若性空的理論作了比較完整地闡述。

武德初年（六二六），唐朝設置十大德管理佛教事務，吉藏被選為十人之一。他在長安先住十際寺和定水寺，後來齊王李元吉（唐太宗之弟）請他住廷興寺。唐武德六年（六三三）五月因病圓寂，壽年七十五歲。

吉藏大師一生講《三論》一百多餘遍，《法華》三百餘遍，《大品般若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華嚴經》各數十遍。一生中的著作較多，約統計有三十八部百餘卷，其中現存有二十七部，還有十一部已佚。（參見湯用彤的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）他發揚了羅什、僧肇乃至僧佺、法朗一系的三論義學體系，從而完成三論一宗的大業。

二、吉藏的諸法實相觀

所謂諸法實相者，即是對事物和現象的真實本相的看法，是建立在畢竟空基礎上的。這是他佛學哲學思想的出發點。

法是指事物和現象，包括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，也包括佛教的理論。諸法即指一切的事物和現象。實相是指事物和現象的真實本相、把相狀，相當於本質或本體。

佛教所講的實相，即宇宙的實體。它和法界、真如、佛性、涅槃等都同是表達宇宙的本體。因此，吉藏就把此作為大乘佛學思想的一個中心加以研究。

（一）實相和因緣：吉藏的「實相」學說，是通過闡發龍樹的「三是偈」而形成的。三是偈是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。《中論》

吉藏將此「三是偈」歸納為三點：一者因緣是空義，因緣所生法是寂滅相，因此即是空。二者因緣是假義，因緣是無自法，無自性，故不得言有；空言復空，不得言空，為化衆生而說假名。三者因緣是中道義，既然因緣離於二邊，所以即為中道。

（二）空·三論宗認為，宇宙現象普遍存在着因果關係。有因

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每一種現象的存在與消失，都必須有一定的條件（因緣），既然事物的存在與消失，都必須要靠因緣條件的合或消失而定，那麼就不能說它有自己內在的性質（自性），或有實在的本體。也就是說實體是空的。

《中論·四諦品疏》云：「因緣生法畢竟空，所以然者，若有自性，則不從因緣，既從因緣生，即是無自性」。

（三）假名：為甚麼事物和現象都是假名呢？所謂「假名」，即是語言概念。佛教認為語言概念，不能表達事物的真實面目，只是人們約定俗成的「假名施設」而已。吉藏說：「無名相中強名相說」。因緣並非是實在的因緣，只是假象之間的聯繫罷了。

《大智度論卷六十、喻釋論》云：「諸法相雖空，非有分別可見不可見。譬如幻化，象馬及種種諸物，雖知無實，然色可見，聲可聞，與六情相對，不相錯亂」。

（四）中道：既然事物是人為設施的假名，也不能說它肯定有，也不能說它肯定無。「假有」是非有非無，因此這就是中道。再者實相是離不開假名，所以不會滯於無；而假名又離不開實相，所以就不會累於有，這就是中道。

如果說因緣「三是偈」是吉藏三論宗實相總綱的話，那麼「八不」由此而派生的八個條目，就是對宇宙和人生所作的進一步說明。

「八不」即不生、不滅、不斷、不常、不一、不異、不來、不出。

在《中論·因緣品疏》中，對「八不」的評價說：「八不者，蓋是正觀之旨歸，方等之心骨，定佛法之偏正，示得失之根源」。所以「八不」具有兩點意義，一是申明離兩邊的中道實相，二是破滅了不符合中道實相的戲論。

吉藏對「八不」的重要發展，表示他不是以並列地看待四對範疇的，而是以生滅這對範疇來統攝其它三對範疇的。他在《大乘玄論》中說：「諸法畢竟不生，理自不滅，以不生故，何得有常？以無常故，何得有斷？」此四對範疇中，生滅這對範疇是源，其它三對範疇是從源而生流。

「八不」中，「不生」是主要的，是最後的歸宿。「佛雖說八不，則來歸一無生」，由此而建立了他的無生實相觀。

因此，我們從上面這些方面可以看出，「因緣生法無自性，無自性故即畢竟空。畢竟空從本以來空，非佛作，亦非余人作，諸佛為可度衆生說畢竟空。」（《十二門論、觀因緣品疏》）。故此「畢竟空」，不僅是指自相空，（生住異滅相），而且也指自性空；不僅指外塵（色空），而且指內空（眼空乃至意空）；不僅人空，而且法也空；不僅指有為空，而且指無為也空。

三、吉藏的「二諦論」說

「二諦論」是指真諦（又稱勝義諦，或第一義諦）和俗諦（又稱世諦，或世俗諦）。諦是指實在的道理。如在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裏說：「諸佛依二諦，為衆生說法，一以世俗諦，二第一義諦；若人不能知，分別於二諦，則於深佛法，不知真實義」。吉藏也就以三論宗的「空」與「有」為內容，對二諦進行了解釋。

《二諦義》卷上說：「世俗諦者，一切諸法性空，而世間顛倒為有，於世間是實，名為世諦。諸聖賢真知顛倒性空，於聖人是實，名第一義諦」。

龍樹在《中論》中，運用「二諦」來說明了世俗人的認識和佛教

的真理。

吉藏則把「二諦」着成是衆經宗旨，故云：「衆經莫出二諦，二諦若明故，衆經皆了也」。因此吉藏又把「二諦」分爲「四重二諦」來加以闡述。

「二諦」是依據中道爲原則的。攝嶺諸師已推出「三重二諦」，即第一俗諦有，眞諦無。——這是針對毗曇師所說以事爲俗，以理爲眞，但都是有而言的。對他們說二諦，有無並舉。第二認爲說有說無都是俗諦，只有離了有無（非有非無）才是眞諦。——這是針對成實師講一切法空而言的。成實師雖了解到法空，但尚未了解有無都應否定。所以他們的看法還是平常的。第三非有非無是與有無相對的，即有無爲「二」，非有無爲「不二」；但在三論宗來看，「二」與「不二」也還是相對的，仍然屬於平常的看法，所以是俗，只有超過這種相對，非二非不二爲眞。——這是針對一般大乘師有所得而言的。三論宗的主旨是應以無所得爲究竟的，所要立非二非不二爲眞諦，這也就是攝嶺諸師所認爲的最高境界。

因此，吉藏在這「三重二諦」上又加了一重二諦，創造出「四重二諦」。即是以一切言說爲世諦，言忘慮絕爲第一義諦。吉藏認爲以上所有的這一切都未超出有所得的範圍，還是俗諦，只有「言忘慮絕」以達到那種不涉語言，不關思慮的境界爲眞，才能算是佛教的最高真理。

四、吉藏的「無著無得說」

「無著無得說」是吉藏三論宗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，也是闡發

三論宗思想的主要原則和基本方法，是一種精神境界。

《三論玄義》云：「有依有得爲生死之本，無住無著爲經論大宗」。

《法華游意》云：「輪迴苦海以住著爲源，超然彼岸用無得爲本」。

「無著」——主要指對外物不執着，不追求。

「無得」——主要指內心空寂、清靜，沒有意念與欲望。

它們包含有兩個環節：一是對實相關係的認識，二是指對外物與內心關係的理解。吉藏認爲，有所依著是諸煩惱根，學法實相是無著之本。因此，凡是有任何取著，都是違背諸法實相的。凡執著的根源，是屬於心的因素。

《百論疏》云：「實由心計塵，而心外無塵」。要想破塵，並非是外境可破，實是破人們關於外境的意念。因而「但破塵想，實不破塵」是吉藏有名的命題。

《百論疏》又云：「此想亦名妄想，以實無外境，妄作境想，故云妄想，亦名無明」。

「地論學」與「攝論學」都主張「境空識有」而屬於大乘有宗。「地論師」認爲前「七識」是虛妄的，第八識是眞實的。攝論師則認爲前「八識」是虛妄的，第九識是眞實的。它們都肯定了心識的眞實性，而吉藏認爲外物（塵）與心識是相接而有的。所以三論屬於大乘空宗。

《百論疏序》云：「塵若無，塵想即無，更無異時」。

因此，吉藏把心識也理解爲是空的，不能執着，因而產生了「無著無得說」。「無著無得說」的思想，不僅闡述了三論宗思想的基本方式，而且在思維結構與思維的形式方法上，也有着其獨立性。

五、吉藏大師的判教

從「無著無得說」的融通性出發，吉藏對以往的判教進行了批判，建立了自己的判教觀點。

所謂判教，就是確定各種經典的地位和意義。

中國第一判教是羅什的弟子慧觀，他用五時判教，將自己學派最尊重的《涅槃經》判為五時常住教。以後的成實論師和十地論師也嘗有意地予以抑揚的批判。像成實師以四時或五時來判教，將《小品》般若看成第二時。十地論師以三宗或四宗來判教，又將《小品》作為第二宗捨相教，而三論則屬於第三不真宗。

雖然以上判教的表面觀點有所不同，但實際上是有共同原則的。即通過對佛典先後順序的排編，從而說明本派的觀點，是佛陀最圓滿的說教，借以樹立自己的威信和正傳的地位。

吉藏認為這些判教都是有所執着的，不能完全說明佛說的法是因病施藥的含義。因此，他以「二藏三法輪」作為自己的判教學說。

吉藏將佛說的法分為兩大類：即聲聞藏（小乘），菩薩藏（大乘）。認為小乘是如來的方便之說，大乘是如來的真實之說。如果再進一步講，大乘也是一種方便的說法，真實的東西，是不可用語言來表達的。

《法華玄義》云：「若有法可說，乃說非法，非說法也，法不可聞，若有所聞，乃聞非法，非聞法也」。

三法輪，第一是根本法輪，指佛初成道時，在華嚴之會對菩薩開一因一果的一佛乘。第二是枝末法輪，指華嚴之會到法華之會，四十餘年所說的大小乘經典。由一乘開而為三乘。第三是攝

末歸本法輪，是指佛在最後的法華之後，三乘歸為一佛乘。對這樣的解釋，把當時流行的重要思想《十地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乃至《小品》、《維摩》等都融攝無遺。由此可見三論宗的判教和一般抬高自宗地位出發的完全不同。

吉藏還認為，《華嚴經》與《法華經》雖有着方式與方法上的差別，但二經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《法華游意》云：「《法華》與《華嚴》同明平等大慧，諸佛知見無有異也」。

六、吉藏佛學思想的基本特點及其影響

吉藏的學說思想，概括起來講，就是「中道」。這也是他的主要特點。

吉藏一生的學說有三變，最初宗承他的本師法朗的學說，深究《三論》與《涅槃》；繼而攝取天台宗的《法華玄義》；最後傾其全力於三論的闡揚，著作《三論玄義》樹立了自己的宗要。在他以前的所謂「古三論」，有羅什門下僧肇、道融的「關內義」（或稱「關河舊說」），有僧朗、僧詮、法朗三世相承的「山門義」；到了吉藏始集三論教義的大成，因此他的三論學說被稱為「新三論」。

龍樹的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是針對小乘一切有部。

提婆的《百論》是針對當時的外道。

而吉藏大乘中觀的興起，他的內容要比印度「三論」的內容豐富得多，所涉及的面也更廣泛。他的中道學說是在南北朝，以至隋唐初佛學發展的新情況進行綜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。他講中道，是聯繫對立兩個方面加以發揮的，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

看到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融通。比如境智，能所，體用，本末，得失，一多，總別，虛實，權實，眞俗，空有，有無，一並等等詞語，在吉藏認爲這些方面都是相待的，缺一不可的。

他在臨死之前，寫了一部《死不怖論》，認爲生與死是相待的，有生必有死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他說：「夫死由生來，宜畏於生，吾若不生，何由有死？見其初生，即知終死，宜應泣生，不應怖死」。

再者吉藏的中道學說，擺脫了佛教的「末法」危機思想。因在當時隋代出現了信行創立的「三階教」其中的關鍵學說是不分大小乘，不分聖凡，普信普敬。由於這些之說，所以才創立了房山石經。

吉藏在對智凱的信中說：「佛日將沉，羣衆眼滅，若非大師弘忍，何以剋興？」因此他自己親自說道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，如來既有性，即是世間性」。即把「生死與涅槃，煩惱與智慧，世間與出世間」，不應對立起來看，應當作一回事。「衆生與佛，無有二相」。

因此吉藏佛學思想，對以後佛教宗派的出現和佛教理論的發展，都起了很大的影響，具體表現在：

第一，吉藏以破執的姿態出現，對當時流行的大小乘學派，如毗曇，成實，地論，攝論等都有所批判，這實際上是用大乘空宗中觀思想，對佛教各個學派的總清理。

吉藏列舉了成實所講法空與大乘講法空的種種不同。

一、《成實論》講法空是析法明空；而大乘講法空是指本性空。二、《成實論》只講三界內人、法空；而大乘明三界內外皆空。三、《成實論》只能看到空，沒有看到不空；而大乘俱見空與不空。四、《成實論》八空則失有，出有則失空；而大乘既有而常空，即空而

常有，不隨斷常。

吉藏在三論中，還提到《成實論》的作者河黎跋摩，是罽賓小乘學者鳩摩羅陀的弟子。所以《三論玄義》云：「《成實論》不引大乘經，都引小乘經」。因大乘論的體例是明大乘必兼辯小乘，而《成實論》敘述小乘，不兼明大乘。所以通過吉藏法師的考證，《成實論》屬於小乘，以遂定論。

第二，吉藏認爲，有無佛性不能定判。如果說有佛性，不能只說衆生有佛性，還應包括草木皆有佛性；如果說無佛性，不能只說草木無佛性，也應當包括衆生也無佛性。

通常一般認爲第一個提出「無情有佛性」說，是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師所提出的，然而實際上吉藏大師早一百多年就提出了。

第三，吉藏把實相之理看作是絕對的，永恆的，並提出了「唯一理，無有二理」。他要求「躬對坐禪，觀實相」，這與後來的禪宗六祖惠能大師的「以無念爲宗，無相爲體，無住爲本」是相近的。

綜合上述許多方面，我們不難看出吉藏大師實不愧爲三論宗的實際創始人，在原有的三論宗基礎上，用自己對佛教的見解和認識，發揚了本宗所具有的特點，爲三論宗貢獻出自己畢生的精力。這種精神實爲我們後學人所學習的。

三論在吉藏大師之後，承與天台、慈恩等宗並行，但到了唐貞觀年間，三論漸衰，所傳時間不長，可是三論傳到日本，流傳的時間很長，隨之吉藏大師的著作也陸續流入日本與朝鮮。可見吉藏大師的佛學思想在國際的佛教文化中，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因此，三論宗的思想不會隨着大師的去世而沉沒，這顆升起的太陽明天將會再度日出東山，光照人間，與世永存；吉藏大師的思想也將源遠流長，流徧法界。

(完)